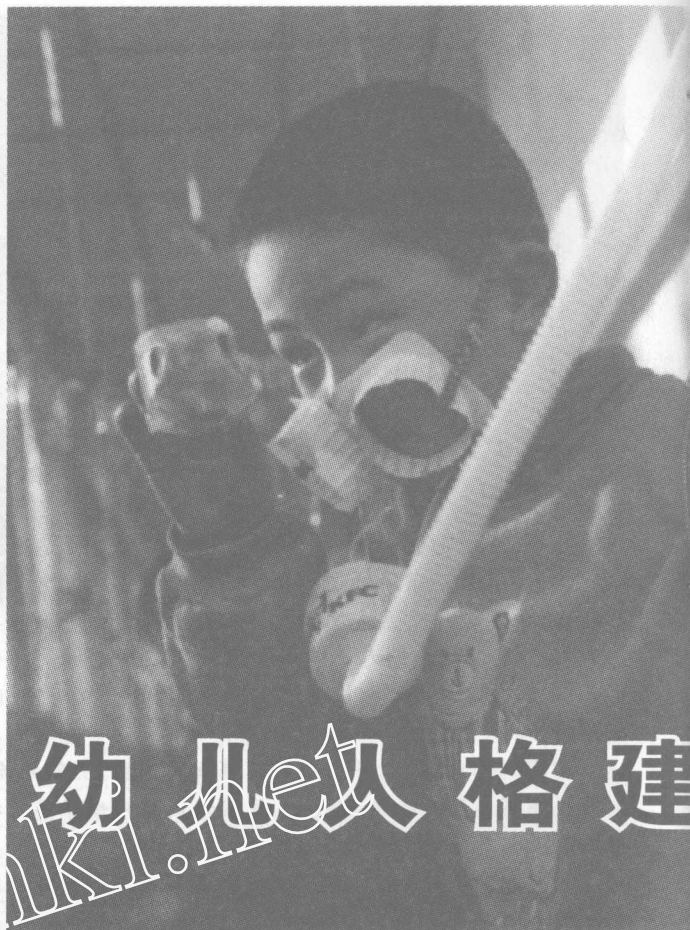




编者按：游戏是广大幼教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今年年初，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朱家雄、研究生裴小倩与上海市实验幼儿园部分教师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就“游戏对幼儿人格建构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本刊特请朱家雄、裴小倩对与会者的发言作了整理，刊发如下。



关于幼儿园游戏的

朱家雄：游戏是什么？在幼儿园怎样开展游戏？这是幼儿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幼教实践工作者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关于游戏是什么，在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游戏是由儿童自发、自主、自选的，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能带给儿童快乐的，能满足儿童需要的活动；而不是由教师规定的，或在其“导演”下的，幼儿按照教师的意愿进行的活动。真正的游戏可以满足儿童的需要，带给儿童快乐，对儿童良好个性的养成、健全人格的建构起到一定的作用。近年来，我与各位老师一起，在我们上海市实验幼儿园探讨游戏的含义，探讨游戏对幼儿健全人格建构的影响，并对原来的游戏开展方式进行了改造，抛弃了那种以教师指导为中心的游戏观，把真正意义上的儿童的游戏带到了实践中。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探索已进行了一个阶段，借这个机会想跟大家一起探讨：改变前后的游戏对幼儿的影响的差别，改变后的游戏对幼儿人格建构的作用。

钱 蓓：我举一个事例来说明游戏在培养幼儿的自

信、满足幼儿的心理需要方面的作用。我们班游戏的主题都是由幼儿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的。我们班有个男孩，别看他长得较高大，其实他的胆子特别小。有一次，我发现他自己搭了两块积木，中间架了一块木板，随后在木板上来来回回地走。后来在我跟他聊天时，他说：“昨天我跟妈妈去玩运动器械，我走不过独木桥，妈妈说我没用。你看，刚才我自己搭了座桥，不是走过去了吗？”原来在游戏中，他觉得自己做到了现实中做不到的事，证明了自己不像妈妈说的那样是个“没用的人”，从而满足了自己的心理需要。在过去，让幼儿每天按照我们规定的游戏内容进行活动，这一点是根本做不到的。

朱家雄：我想对这个问题作一点补充。满足幼儿的心理需要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母亲在对他进行评价时，给予他很大的心理压力。我们知道，当一个儿童得到来自他人的不正确评价时，他的内心是不满意的，他的情绪就可能处于一种压抑状态，这种压抑需要宣泄，而游戏可以成为幼儿宣泄不满



朱家雄 裴小倩整理



一次讨论

情绪的一种很好的途径。幼儿的被压抑的心理问题能够在游戏中得到解决,这对其保持心态的平衡非常有益。所以说,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却体现了游戏的两个功能——满足幼儿的心理需要,宣泄幼儿的不良情绪。离开游戏,我们给幼儿讲再多的道理,有时也无法达到这两个目的。大家都认为,教师应该了解幼儿,懂得幼儿的需要。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固然很好。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想要真正了解幼儿存在的心理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知道了幼儿的心事,也不可能或者很难知道应该怎样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但如果你为幼儿提供一种游戏情景,他自己就有可能通过自发的活动解决自己的问题。游戏的根本价值常常体现在这里。我们往往太功利了,我们总在想通过某个游戏让幼儿学会一点什么、得到一点什么,这些东西常常是教师预先设定的。事实上,这时幼儿所得到的并不是他们在游戏中本该得到的东西。

柏慧瑾:刚才朱老师的话对我很有启发。我们以前将重点放在通过游戏让孩子得到什么、学到什么,很讲究计

划性。就是说,每次游戏都要预先安排。我记得以前参加青年教师新秀考核,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如何指导游戏,把游戏的计划程度作为重要的评估内容。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按这种思路组织和安排幼儿游戏,教师预先拟定主题,由于教师希望孩子达到计划中所提出的游戏水平,教师会给孩子很多指导,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干预孩子的活动。根据这种评估方法,我们是很难过关的。我认为,如果想让孩子在游戏中得到发展,教师应考虑如何在孩子现有的发展水平上对孩子进行适当的引导。我想这样的引导需要把握一个“度”的问题。

高静:我们以前的游戏很有计划性,目标层层推进。这样一来,孩子玩得很累。我发现在自发游戏中孩子玩得很轻松,都愿意参加。我也觉得通过这样的游戏可以发现并解决孩子身上存在的问题。有时教师单纯的教育,不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通过游戏,通过孩子自己的活动,通过游戏中同伴之间的帮助,反而可以解决问题。游戏应是孩子自己的活动,在游戏中通过自己的能力来解决问题,培养同伴间的合作精神和友谊。

朱家雄:你刚才有一个说法很好,“玩得很累”。我们总认为孩子无忧无虑,过得很开心。但事实上,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们是活得比我们成人累。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有时会有这种体会:当一个人在做他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时,他不会觉得累;而当他只能按照别人的要求做时,他的心里会觉得不满意,会觉得比较压抑。到了青春期,他觉得自己可以反抗了,这种不满意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在此之前的整个儿童期,他就一直被压制,他不能向成人表现出自己的不满,否则他就会挨骂,甚至挨打。这样一来,我们成人就很难知道孩子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到底想要什么。而能够解放孩子,让孩子活得更轻松一点,不要那么累的惟一办法就是游戏。

柏慧瑾:我带过一个小班。开始,我一直让孩子自由游戏,不要求他们纳入我设定的轨道,孩子玩得很开心,都愿意参加。后来,我们公开展示游戏。在孩子认真游戏时,活动指导者向孩子提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你在干什么呀?”“谁是娃娃家的妈妈?”“谁是娃娃家的爸爸?”由于孩子对自己的活动格外专注,他们顾不上回答问题。结果活动时指导者评价我们的孩子“交往能力差”、“游戏水平低”。出于无奈,我们只好重新安排游戏,教给孩子游戏的内容,告诉他们怎样交往,客人来了怎样招待,跟客人说些什么话,等等。那天,我们教给孩子一句招待客人的话:“我是娃娃家的妈妈。你是谁呀?你来干什么?”结果第二天在我们把玩具拿出来时,没有一个孩子到娃娃家游戏角去。孩子不会说那句话,而我们非让孩子说,孩子很害怕,就宁愿放弃自己喜欢的角色游戏,纷纷拥至其他游戏角。没办法,我们只好把其他游戏全部撤掉,孩子没得玩了,就只好到娃娃



里有“妈妈”和“爸爸”；按照以前的评估标准，我们会认为这样的玩法使得孩子的游戏水平很低。因此，对这种让孩子自发游戏的方法到底行不行得通的问题，我们展开了争论。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应该关注的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我们还根据小班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两种方式：①通过讨论，给孩子确定活动的场地，给各个活动角取了名字，避免了孩子活动的盲目性，使他们很快能找到自己想去的活动角。②在孩子发生困难时，教师应予以适当的指导。如厨房的用具孩子不会整理、不会使用，教师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他之后，孩子就会玩了，玩得也有意思了。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教”的程度问题。这种“教”我认为是有必要的，这并不妨碍孩子的自主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教师如何看待“教”，要明白“教”和孩子的“自发”这两者是相互结合的，要理解什么时候要“教”，什么时候要让孩子真正的独立自主。这种方案实行了一学期之后，大家都反映该班孩子的水平提高得很快，具体体现在孩子的交往能力特别强，这主要是因为自发游戏中孩子特别轻松，没有压抑的感觉，敢于讲。我觉得这一切与我们对游戏的重新思考和理解是密不可分的。在游戏中，老师应大胆放手，在适当的时候，指点一下，扶孩子一把。

朱家雄：刚才陈老师讲了一件很有道理的事：不是一说游戏，大家就应该把活动随便放给孩子，有时候还是要“教”一点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明确，这“教”不是说孩子的游戏过程要由教师预先设计好。

陈瑞敏：对，不要设计。但我觉得关于游戏的主题，教师的心里还是要有点数。

孟健萍：我是去年才调入这个幼儿园的。以前，我们很少做游戏，等到要检查时，大家才匆匆忙忙地把游戏“教”给孩子。有时候为了对外开放游戏，就要全园教师扑进一个班，所有的老师都参加这个班级的游戏，所有的老师都跟这个班的小朋友进行所谓的“交往”，然后把老师所有的意思都强加给孩子，让孩子学会，隔一天或一个星期，再由孩子把这些东西“反馈”给来看公开课的教师。到了上海市实验幼儿园后，我觉得这里的游戏“教”得比较少。教师的计划成分好像少了很多，所谓的“指导”也少。还有一点，在主题的引出方面，不是由教师想到并决定的，而是把孩子谈得较多的话题作为主题，引出游戏。

王玉萍：我也是去年才到实验幼儿园工作的，我们小班有个男孩在游戏中一定要做妈妈。如果按照我从前的想法，那我肯定会想办法把他扭转过来。但是我并没有将这种性别意识强加给孩子，没有干预孩子的游戏。过了几个月之后，情况改变了，用不着提醒，那个男孩就知道要做爸爸了。还有一个男孩，他喜欢把西瓜放在煤气灶上烧，我们也没有制止他。随着生活经验的积累，四个月之后，他的这种行为就自然地消失了。所以说，有时教师硬把一些东西强加在孩子身上，硬要教给孩子，可能很累且没有效果；但

家去。后来，孩子终究还是学会了游戏，学会了那句话。在公开展示时，效果“很好”、很“热闹”。但我发现所有的孩子都出现了一种行为倾向：他们在游戏时，不专心，眼睛总是瞟呀瞟的，不管他在干什么，一看到有客人来，他们总会放下手中的活，跑去招待客人，说：“我是娃娃家的妈妈。你是谁呀？你来干什么？”游戏本该给孩子带来的欢乐和满足却不复存在了。

张迎晖：现在评价游戏的普遍标准是孩子的交往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评估者来到一个游戏区，孩子很热情地招待他们。他们会说：“哎呀，天气很热。”能力强的孩子会说：“我给你搭个电风扇。”他们又会说：“我口很渴。”孩子赶忙说：“我给你倒杯水。”“你这水怎么这么烫呀！”“我给你放到冰箱里。”……他们就是这样不断出各种问题为难孩子。

陈瑞敏：我带小班时，朱老师到我们这里来作报告，使我了解到什么是游戏。当时我们根据小班的情况开展了讨论：怎样让孩子自主、自发地进行游戏。讨论之后，我们给孩子提供了娃娃家玩具、桌面玩具等材料，让孩子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材料，进行游戏。我们发现，孩子似乎不知该如何玩，以成人的眼光看，似乎就是“乱七八糟”，但孩子确实玩得很开心。在活动结束后，你如果去问孩子在玩什么，他会谈到好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按照以前的方法，在角色游戏中，我们会先给孩子出示娃娃，告诉他娃娃家



可能过一段时间后,没有教过的东西却在游戏中逐渐被孩子理解了。

张迎晖:小班幼儿的生活经验不是很丰富,所以在游戏中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发生。这是一个一定要经历的过程。

吕超:我认为,在游戏中首先要给孩子自由。我的孩子在小班时从来就不愿做角色游戏中的“爸爸”。我问他为什么不愿做爸爸,他说:“爸爸很烦的,要整理东西,小结时要告诉老师做了哪些事情。”

朱家雄:有心理压力。

吕超:对。他说:“我喜欢做哥哥。做哥哥可以到处去玩的。”所以,我知道孩子的心是很向往自由的。他在游戏中也喜欢自由,不要那么多的约束。我觉得教师需要转变自己的游戏观念,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以儿童的眼光看待儿童。游戏可指向孩子发展的多种目标:认知、情感、生活经验等,这对孩子来说很有作用。在现在的游戏观念中,教师工作的弹性很大,因为儿童的活动似乎没有教师的指导也可以自生自灭,而如果教师愿意做活动的观察者、问题的解决者、适当的引导者的话,那他还是有事情可做的。

柏慧瑾:我觉得以前的游戏和现在的游戏之间最大区别在于,孩子是不是在教师计划下游戏。以前的游戏要求教师在孩子游戏时对所有的主题进行指导,教师穿梭于活动区之间,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观察孩子;现在的游戏要求教师多观察,在观察与了解孩子的基础上考虑是否给予指导及应该怎样指导。

朱家雄:但是,要知道观察是件很难的事情。对于教师来说,应该教的时候就教,不该教的时候就不教。那你怎么

知道是该教还是不该教呢?那你就只有了解孩子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但是我们知道“孩子的那本书是很难念懂的”。也就是说,我们对孩子的了解少得很,而且又不是非常准确的。有人对此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们现在对孩子的了解就好像15世纪的人画的世界地图。”这样看来,如果不对孩子进行观察,那是不可能看懂孩子的;但是就算我们很努力地去问孩子的话,也未必能看得懂的。所以说,在观察孩子时,教师的经验和智慧就显得格外重要。有智慧和经验的教师有时单单凭借孩子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就可以把握孩子的心灵。教师与教师的差别也就体现在这种能力上。所以有人说:“教师,既是一个职业,也是一种艺术。”“艺术”在这里的含义是,做一件事情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应该在活生生的过程中去把握。对教师的挑战也正体现在这儿。

沈兢:我也是新调进来的教师。现在的游戏与我过去所在幼儿园的游戏情况对比很强烈,主要表现在孩子的开心程度上。现在,孩子都很乐意参加游戏。有一次,小班开展玩积木的游戏,有的小朋友不用积木来搭房子,而是把积木放在地上,当鞭炮来放。班上有一个胆子比较小的孩子也被拉去放“鞭炮”。一开始,他还不太敢放,后来别的小朋友给他壮胆,他也开始放了,而且放得很开心。后来,其他小朋友都散开了,他一个人还在那个游戏角里放“鞭炮”。有时我想,不了解这种游戏观念,我可能做不到让孩子自发游戏,孩子就不可能在这种游戏中克服胆怯,体会快乐。

朱家雄:我觉得我们的谈话很生动,我很受启发。我想许多理论工作者与实践离得太远。如果与老师多交谈,我相信我们会许多新的感受。③

广告

浙江大学幼儿教育培训班招生简章

一、浙江大学教育发展中心为满足广大幼儿园教师系统学习专业知识的需要,继续举办幼儿教育培训班,招收学员150名,学习时间一年。

二、凡厂矿企事业单位、农村和部队具有中学毕业文化程度的幼儿教育工作者和准备从事幼教工作的人员,均可报名。

三、开设学前心理学、学前教育学、学前卫生学、幼儿园语言常识计算教学法、幼儿园音乐体育美术教学法、学前教育管理学等6门专业课程。主要课程使用大专教材。以《幼儿教育》杂志为教学参考资料。杂志由学员自行订阅。

四、实行函授教学。以自学为主,辅以面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浙江大学具有教学经验的讲师、教授担任教学工作,指导学员自学。2001年暑假在浙江大学

面授10天,届时由任课教师和富有经验的优秀幼教工作者主讲,并组织参观。按教学计划修完全部课程,经考核成绩合格者,由浙江大学成人教育学院颁发结业证书。

五、每人缴纳学费220元、教材费180元,合计400元。

六、欲参加函授者请从速来信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籍贯、学历、工作单位、详细通讯地址和邮政编码,并附半身一寸或二寸免冠照片3张(背面写上姓名),用挂号信寄来,同时邮汇学杂费。我们从10月1日起按报名次序寄发收据、学员证、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请学员开始自学。

七、来信及邮汇学杂费请寄:浙江大学西溪校区2031信箱颜勤老师。

邮政编码:310028 电话:(0571)8273830